



(本文作者早年的照相)

江山萬里行 (十二)

遊學歸國後的工作與生活

· 吳國柄 ·

六項修補搶護工作

漢口市水災救濟委員會負責人趙典之、魯方才和我合作，不理江漢堤工局整個設計，集體工作等不切實際的計劃，我們埋頭工作一年多，江漢堤工局未曾派一個人來看過，我把這情形告訴市長，他說：「不要管他們，我們做我們的。除補修堤岸外，還有搶險的工作，都是由我負責主持：一、調查漢口所有存儲的麻布口袋，由市政府請糧食工會確實調查，調查結果約有一百萬個，市政府下令工會準備兩百萬個口袋，並規定要在大水過後才能出賣，每年一定要存儲兩百萬個，有急用立刻送到市政府指定的地方，幸好商人答應和政府合作，用多少，由市政府付錢。

二、鐵鍬和挖土工具，由工程隊預備一千多件，平時做工可以用，不用時好好保管，以備搶險時之用。

三、汽油燈，夜間搶險非有油燈照明不可。漢口有種汽油燈，非常亮。市政府通知商會調查有多少供應汽油燈的舖子，在市政府登記，通知他們晚上搶險時，要把燈送到堤上，由市政府給錢，他們都很願意合作。尤其每年夏季洪水期間，叫他們把汽油燈預備好，準備隨時待命。

四、治安奉軍(張學良部)駐漢口辦事處，請他們必要時供給軍車，運民工到堤上搶險。因為我是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技正，奉軍辦事處很願意幫忙，只要我打電話通知他們就行了。

五、請警備司令部派兵在搶險時維持秩序。警備

司令葉蓬說：「只要打電話通知，立刻派兵協助。」通知警察局長陳希曾，他也很願意派警察幫助。

六、取泥土地點，派工程隊員中對地形較熟的前去查勘，看那裏的地形比較高，可以取土。得到報告後，計劃修幾條道路俾便運土汽車通行。

實地調查的結果，張公堤最危險的一段是姑嫂樹，因此計劃修路由雙洞門經中正路到姑嫂樹，全長五公里，這裏原來是水潭和田地，修路要先在兩旁挖溝，中間把路基填高。夏天，鄉下到漢口的船都由此上岸到市區，所以夏天時很熱鬧。下太古段，火車在堤上開行對堤岸的堅固很有影響，民國二十年大水就是下太古段破堤，所以在下太古另做一段堤，火車在堤內行駛和堤岸

無關，因此這段也比較安全。唯一可慮的是姑嫂樹一段。

二十一年沒大水，二十二、二十三年兩年長江水漲的不高，這三年都平安渡過。民國二十四年，春節過後，天天下雨，江水不停的上漲，這是危險的一年，市政府派工程隊預演大水來時要如何對水作戰。在工程隊中挑二百人，分派他們管燈、管麻袋、管鐵鍬，把他們的工作一分配好。再派二百人巡堤，看到那段堤危險立刻通知工程隊，又命令警察局，在堤上裝臨時電話，遇有緊急情況，立刻打電話通知市長和我，以便立刻趕往指揮。

減少水患演習搶險

漢口人民「談水色變」，在政府方面，大水把劉文島市長弄走，使漢口特別市變成普通市。我做的工程在大水退後也已面目全非。弟弟當市長以後，我認爲漢口最大的敵人是水，所以對弟弟說：「防水工作是漢口的急務，防水工作重點在防洪堤岸，堤岸雖經善後委員會整修，但沒經過檢驗，不知那裏還有缺點。弟弟學政治，不懂防水。我說：「堤防堅固能防水，你就能安穩地當市長，若堤防潰毀，你這個市長也別當了。」弟弟贊同我的話，說：「你認爲怎麼辦好，就怎麼辦，我聽你的。」我說：「現在要做防水的演習，水來了應該做搶險的工作。搶險有四種1.白天搶險2.夜間搶險3.雨天搶險4.晴天搶險，我們要演習一下搶險工作，以提高政府機關和人民的注意和警覺。」

「演習要動員百姓，茲事體大。」

「不，只要動用工程隊的監工演習即可，派他們到什麼地點，做什麼事，他們知道就可以了。真正的搶險要發動十幾萬人運泥，造新堤，堵缺口是一件大工程，因爲時間短促，所以動作要快。」

對水作戰和對敵兵打戰是相同的道理。我父親是軍人，秋操時和手下的官長講話，我在旁邊很注意聽。舅舅朱和中和是模範團團長，演習時，我常騎馬隨他們一同參觀，所以知道戰鬥情形。考察歐美、日本各國，參觀各國的軍隊演習，也得到不少的知識。因此我推想戰鬥演習的原理應該可以運用在對水作戰這一方面。

漢口是個盆地，盆地外是水，盆地內是陸地，也就是盆地外都是敵人，要來攻打我們，打仗要軍火，而搶險要麻袋。市政府通知商會要常年存足兩百萬個舊麻袋。市政府對這個工作做的很好，知道那家有多少麻布袋後，在地圖上標明地點，叫工程隊的人平時去看看，到真正搶險時就到存放的地點去取用。

要知道挖取泥土的地點，先派工頭察看那些地方有泥土可以取用。

要熟悉運輸的路線，主要是新華路，姑嫂樹離漢口約五公里，這條路是雙線道。

由取土的地點通達堤岸要工頭們用最快捷的速度往返搬運泥土。

夜晚搶險，照明設備最重要，要市政府調查市民家裏有多少汽油燈可供使用。這些東西全部準備好，而且工頭們也都去看過，就很安心了。

每年在三月大水來之前，必須預備好，每次演習後，就在取土地點，存放麻袋的地方插有旗子，以免慌忙中找不到目的地。

以上這些事項全由我個人計劃實行，市長沒工夫管，人們笑說市長是當家的。我是管家婆，一心一意對水作戰，保護堤的功能，保護漢口人民財產生命的安全。

漢口二十年大水後，二十一年修堤，二十二年吳市長到任，二十三年補修演習，幸好二十二年、三兩年長江沒漲水，所以過的很舒服，市政工程也進行的很快、很好。

民國二十四年大水

民國二十四年三月起就不停的下雨，江水漲的很快，按照百姓的說法應是「三月晒灘，六月滿江」，但水不到三月就滿了。

弟弟是市長，我是工程負責人，水患是用政治不能溝通的，唯一方法是用工程抵抗，我們對漢口的防水有了準備，凡是通江、河的閘門全部堵死，下水道都通往後湖，後湖的地勢較高，所以閘門沒關，水還可以流出去，我把所有的工程都停下，把全部的人都調到堤上。葉蓬司令和我交情很好，自願把警備司令部可駐二千人的帳篷送到堤上來，又把醫院傷兵用的帆布床送來，工人可在堤上搭帳篷睡覺，日夜待命行動。通知警察局長陳希曾如何讓人民到堤上工作，又通知張學良軍隊中高射砲隊長張偉彬，他住我家，他說：「你要用車輛隨時告訴我，我來指揮支援。」那時，水面差半公尺就和堤平了，漢口堤高

處有五十公尺，低處有三十公尺，若是淹水的話，比二十年大水還要厲害，白天派人尋堤，晚上又親自去，白天用旗號，晚上用燈號告訴大家那個地方有險，野地裏，晚上伸手不見五指，就叫管汽油燈的工人住在堤上，那些老板都很合作，我要給工錢，他們說：「只要油錢就夠了，不要工錢。」

工程隊員二千多人，受過訓練，每個人發給一個綉有「市政府」的綉章，如果有事情不了解問他們，他們會告訴大家，這樣幾十萬人，才不會手足無措。

俗語說：「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土和麻袋是搶險最重要的東西，有土的地方都設有帳篷和汽油燈，並派專人管紮口袋的麻繩。我把繪圖員工頭都找來當監工，這時萬事具備，不過，水要再高一公尺，我就沒辦法了。

葉司令祈求水龍王

葉蓬司令回家吃飯後又到堤上，水勢繼續的漲，非常的危險，他說：「古時候黃河氾濫，大官把靴子丟在水裏，叫靴子見龍王傳達大官的意思，請龍王退水。過了一天水不退，便把官帽丟到水中請求龍王退水，再過一天，水仍不退，大官親自跳下水去，見龍王請求退水，這是古時候，黃河邊退水的一種禮俗。」

葉司令又說：「我們的衣服和前清的不同，把我的車子推下去，祈求水龍王退水可不可以？」我說：「不行，根本沒有龍王。水漲是因為下雨的關係，不是龍王作怪。」

民國二十四年六月廿二日長江水面比堤矮半公尺，不幸姑嫂樹這段堤却往下陷，叫工人運土上堤，增加堤的高度，到晚上，接到報告堤仍往下陷，可能支持不了。我趕緊坐車回去告訴弟弟不搶險不行，弟弟通知警察局長陳希曾和警備司令葉蓬四人一起討論。葉蓬說：「搶險司令部成立，由吳國柄當總司令，我們都聽你的。」我說：「要吳市長預備吃的東西和開水，陳希曾局長通知壯丁全體上堤，但不要驚慌。葉司令派兵看守著，不准人往回跑，只准往堤上去。」我們立刻行動，陳希曾局長問要多少人？我說：「多多益善，我通知張學良的兵派車子送人上堤。」

王家墩附近幾個土場和通姑嫂樹的路上都站滿了人，口袋裝滿泥土後，一個一個傳到姑嫂樹，共有五條運土的道路。我在堤上親自指揮堆口袋擋水，在老堤後新做一道堤。這時堤外的水已向低窪處流灌。時機緊急，只有二個方法可以解決：一、把陷下去的堤加高。二、靠近老堤邊建新堤。

這時，市長、警備司令葉蓬、警察局長陳希曾都到堤上來，有汽車運輸工人，有汽車燈把堤照的很明亮。搶險的百姓個個都很賣力，茶館的老板帶著家人送茶水到有汽油燈的地方，蒸的饅頭也送到堤上來。工作太累的工人叫他們隨車回去，再送來一批新的工人，這些人都是自願來的，約有一、二十萬人。

到四點多，新堤已和水面一般高，而老堤却比水面低二公尺，我們沒停止工作，繼續運土往新堤上加，希望堤能高出水面一公尺或半公尺。

我整個晚上都沒睡覺，累的很。看堤已超過水面，才算放心，就在帆布床上休息，內人汪寄歸和甫長夫人黃卓羣也整晚沒睡，我告訴他們平安了，可以休息了。

天亮了，百姓聽說搶險一個晚上，不放心，都到堤上來，由城內通姑嫂樹的這條路擁擠不堪，於是要他們從這條路上堤，由另一條路回去，免得路上擁塞。

九點鐘以後，各國的領事都結伴來察看。十點以後，來的外國人更多，要我告訴他們築堤搶險的情形。我站在凳子上，用英文告訴他們昨晚十一點多鐘，姑嫂樹這段堤和水面一般平，我看情況危險，回去報告市長堤防下陷的情形。市長召集警備司令葉蓬和警察局長陳希曾開會。市長打電話報告張羣主席搶不搶險？張主席回答：「要」。市長下令送口袋、紮袋子的麻繩、饅頭、開水、汽油燈到堤上。陳局長通知張學良的軍車照演習的路線送工人上堤，葉司令沿路派軍隊，防止百姓往回跑。十二點以前，土已運到堤上，做新堤擋水，各國領事向我道謝，說我救了漢口，也救了他們，我連說：「不客氣，這是我們應作的工作。」隨即派人帶領他們回去。

堤未再往下陷，水勢未再繼續漲，我便宣佈讓民工全部解散回家，留下工程隊員在帆布床上休息，內人送來很多吃的東西，我一直守在堤上督導，沒回家去。

張學良坐飛機視察

下午兩點多鐘，接到電話說行營主任張學良

要坐飛機低飛來看堤。張主任下飛機後到漢口，他說：「漢口城區以外都是水，只有漢口有點陸地，就像洗臉盆在水裏頭。」

張偉斌報告張學良說：「這次搶險是吳國柄、吳市長、警備司令葉蓬、警察局長陳希曾的功勞。」張學良主任送給我一匹馬。大水退後，張偉斌把馬送來，叫我賞馬夫二百元，我照辦。我將馬取名騰雲，因騎上去太舒服了，這匹馬是阿拉伯馬，經蒙古沙漠到東三省進關到北京，再到漢口。我叫馬夫留下繼續照顧這匹馬，他說要回家，不再照顧牠。這匹馬一直跟著我，直到漢口失陷的前一年，才得病死了。

下午四點多鐘工人隊員繼續做工，發現湖中突出一塊泥土很危險，於是立即派人從漢陽鸚鵡洲送來二百根長杉木，打樁，二百根不够又再送來。在新堤內再做堤，那時別處已沒有危險，把工人全部集中到這裏工作。

葉蓬司令在堤上設個司令辦公室，裏面有桌椅，像辦案的樣子。他看有人做新堤，要殺人立威，但工程隊的人不能殺，就在監獄提了個犯人，在水塘不遠砍犯人的頭，然後用竹竿把頭掛起來，工人都很害怕。我說：「他殺他的，和你們無關。」

天快黑了，有二個工人打架被葉司令看見，把他們抓起來要殺，我一看情形不對，就說：「葉司令你太累了，先回去休息，工人由我來管。」葉司令聽了帶著兵回去休息，我把兩個工人送到車上，在半路就把他們放了。

到漢口球場，告訴老板昨晚的情形，他說他

們一點都不知道，聽我說的這麼緊張也要去看看，大師傅也去。R陪我到房間洗澡，我興奮的很睡不著覺，和R笑語歡渡終宵。

我檢討這回搶險成功，原因不外下列五點：

1. 事權統一。沒靠江漢堤工局，也沒有政治阻礙，市長、警備司令、警察局長、張學良的行營都是合作的。

2. 事先早做準備，和演習，遇到事情發生，才能有條不紊的向姑娘樹堤岸的缺口進攻。

3. 百姓合作，知道搶險是爲了保護自己的家園，所以沒有怨言，而且努力的工作。

4. 工程隊二千多人，負責努力，指導二十萬民衆工作，使工作順利完成，這是不容易的。

5. 搶險工作時間短，但要盡全力，工作累了就換人，有來的，有去的，所以堤上很熱鬧。

早晨回到家裏，心中惦记著堤，內人陪我一起到堤上去。我說：「這回要不是準備的好，就會和二十年大水一樣，我用湖北省官費留學，總算沒白留，能够報答湖北人。」內人說：「功德無量，造福人民。」

葉司令要定路名，紀念我搶險的功勞。

那幾天，葉司令天天和我在堤上見面監工，兩人躺在藤椅上，葉司令說：「自從我在輪渡上認識你以後，你做了好幾件事，我覺得的確很有意義。」

一、修造環繞武漢三鎮的碉堡，使得土匪滅迹，省去了司令部不少麻煩，讓軍民分居，地方顯現一片安寧之氣。

二、造公園供市民享用，鍛鍊市民的身心。

三、建下水道，市民可以安裝衛生設備，改善環境衛生。

四、拆吊脚樓子修沿江馬路，有利於衛生、交通，更有益於國際觀瞻。

五、姑娘樹搶險。用你留學多年學來的學識、經驗，搶險成功，保全了漢口一百多萬人民的生命、財產。

「你有這許多的貢獻，我沒東西贈送你，我把警備旅通到市區的路，取名「國柄路」來紀念你的勞績。」我說：「謝謝。真不敢當，這是我分內的事。」

葉蓬說：「湖北派出去的留學生不少，多在外省做官，回來湖北的也都是做官，一點事情都沒做。」我說：「劉文島留法、陳克明留英，他們都不錯。」葉說：「他們都做官實在做事的還是你，他們不聽你的話，所以水淹漢口，把他們也沖跑了，而且陳克明坐牢，發瘋，真是太可惜了。」我說：「防洪工程要先考察，得到資料，其次要有經驗才能設計，籌備經費，然後施工，這些工作不是短時間能完成的。我回國後，有幸能在武漢三鎮工作，但政治不上軌道，政府用的人都是有後台的，大多沒學問，留學生也都是鍍金菩薩，做官都是搞錢，錢一弄到手就跑了，換來的人也是如此，所以許多事情沒法辦好，所幸我未做官，祇當顧問、專門委員，找機會作建設工程。我到漢口六年了，作的事還是很少。你要用我的名字稱路名，實在不敢當。」葉司令立刻告訴隨身參謀做幾個「國柄路」的牌子插在路上，我真是「却之不恭，受之有愧。」

我說：「葉司令你這回幫忙很大，我請你吃飯。」葉司令說：「還是我請你吃飯慶祝搶險成功如何？」於是兩人坐車到葉司令家，葉夫人出來歡迎我們。

吃飯時，葉夫人說：「自吳工程師到漢口後，漢口變的煥然一新。」我說：「謝謝妳的誇講，尚待努力的地方還很多，很多……」

武昌搶險缺乏準備

我在漢口搶險，有人來找我說：「武昌的堤垮了，水往堤內灌。」我報告市長這個消息後說：「我即刻去看看情形如何？」

我到武昌建設廳，找廳長劉壽朋，廳長再找邱志道科長問情況。劉廳長是學法政的，一點工程的知識都沒有，邱科長拿了一分地圖說明堤的缺口在何處。我說：「我們一起到缺口看看情形如何，好派人前來搶險。」

我們三人坐汽車到堤缺口處，下車看見堤缺處長約五十公尺，大量的江水往武昌灌。漢口姑嫂樹的水不流動，做新堤是適合的，但這個缺口，水是流動的，不能築新堤。我說：「這不好救，麻布口袋下去會被沖走。」劉廳長說：「有什麼方法嗎？」我說：「缺口太大，水勢又急，沒法子救，二十一年補修堤時為什麼不加強？」劉廳長問邱科長：「為何那時不補修呢？」邱科長說：「不曉得這地方要垮堤，科裏的人太少，所以沒辦。這堤歸江漢堤工局，不歸建設廳管，我們不能插手。」劉廳長說：「既然不歸我們管，我們就沒責任。」我問：「要不要派人過來？」

劉廳長說：「還是要派，漢口搶險弄的很好，武昌不搶險不好。」我打電話給李漢章派二百人坐船到漢陽門，再到堤缺口處。

武昌成立搶險工程處，報上也登載漢口搶險很成功，現在要在武昌搶險，這完全是爲了要安慰百姓，武昌一點準備也沒有，所以沒用。

漢口四周的水未退，我叫二百多人再又回到漢口。回程，在船上我想如果漢口和武昌一樣，二十四年又要淹了。這回救了漢口，保住了人民的生命和財產。

宋子文派顧問看堤

漢口搶險成功之後，各國的領事、商人都爭先來看堤，認爲是相當不簡單，所以在上海的各大報都紛紛稱讚此次搶險的成功。南京離上海很近，中央大員宋子文先生看報後，派他的美國顧問史都培坐飛機到漢口。

次晨，市長通知我史都培先生要看堤。那時，我對姑嫂樹的堤仍不放心，二千工人分三班，二十四小時不停的照顧。市長和史都培先生，九點多到堤上，我帶他們看堤並說明情形。史都培先生見我英文說得很好，要我把我的學歷告訴他，他看堤上有很多人做工，就說：「你救了漢口。」我說：「謝謝，這是我的責任。」史都培先生看完，乘坐原機飛回南京。

不久中央有公文來要獎賞搶險有功人員，市長把公文拿給葉蓬司令看，葉司令回復中央的公文說他居首功，我們兄弟也不和他爭功，商會會長和趙典之要送我「萬民傘」，我說：「不要送

，湖北父老送我出國留學，如今我應該報答父老培育之恩。」

武昌地方百姓看漢口防水成功，特別組設「防水工程處」邀請我當處長。他們說：「武昌這次不遭水淹乃是地勢高之故，希望處長指示我們需要多少麻袋以及工人一切的裝置，明年我們就有所準備了。」我與他們到各處看看，研究情況。

武昌低窪處的雞狗都躺在屋頂上，因爲他們沒有組織，各管各的，才會如此，防水工程處應事先有準備，才會和漢口一樣，不被水淹。

吳國楨市長是學經濟的，對工餉的發給很有辦法，未曾短少或遲延過。市政各部門的經費都很充足，漢口市的一切政務推行都很順利。但漢口市區碉堡錢以外的情形就不同了：一、土匪遍佈。二、軍閥各據一方，常有內戰發生。三、俄國訓練的三、四千名動工儉學的學生回到中國後，各機關都有他們滲透顛覆，赤化中國，弄的全國不安，中央對這件事很注意。

前任武昌警察局長蔡孟堅專門捉這幫人，因此共產黨在漢口和武昌市政府沒有滲透。

日本人眼見委員長北伐成功，在江西剿匪和南昌提倡新生活運動，全中國已在統一強大之中，懼怕中國強盛起來，於是發動盧溝橋事變，並在上海、華北各地擴大戰火，在漢口的日本人見我們的建設有進步，更想種種的法子，和我們搗亂。

日本人暗地裏捕捉我們沿江、沿河的警察，日本的貨車後面載有日本人在馬路上行駛，貨車

司機見了警察就假裝問路，警察回答時，車上的日本人就跑出來，用膠布貼住警察的嘴，手脚捆起來，弄到車上，運回日本租界，他們都在晚上行事，因此連續發生好幾次都不知道警察到那兒去了，後來才知道是日本人幹的，但是市政府不敢管，因為沒有證據，所以只能告訴巡邏的警察，有人問路時，離開卡車遠些，以免被拉走。

某天在中、日租界交界處有一名被打死的日本警察，日本人到市政府問罪，掀桌椅等無禮的行爲，其實據中國的偵探說：這個日本警察是韓國人，在韓國犯罪，日本把他弄來，派他當警察，在中、日租界交界處站崗。有一個日本人在前面和他談話，另一個在後面用槍把他打死，血流在中國的地方，所以跑來吵鬧。這件事發生在劉文島當市長時，劉市長找日本通李博仁到日本租界交涉，理由是血雖流在中國的地方，但腳在日本租界，是在日本租界被打死而倒在中國地方的，因為理由充分，所以才沒鬧出事。

葉蓬被日本人趕走

民國二十四年大水災，漢口不曾受損，商務更形發達，市面更爲熱鬧。日本在北方發動侵略戰爭，中國百姓對日本反感極深，葉司令和人民合作，畫日本人的像在營房內當打靶用的靶子，表示軍民合作，開放打靶給大家看，日本派人把靶上的像照下來，拿著相片和張羣主席交涉，說是侮辱日本人，從上海調來七艘軍艦，要中國政府交出葉蓬，葉蓬害怕躲到鄉下。張主席長於外交，又是日本留學生，就到南京辦交涉，日本大

使到外交部做了很多無禮的行動，經過多次的交涉，才把事情平息改以陳繼誠當警備司令，我仍任警備司令部顧問之職。

陳繼誠接任漢口警備司令時，我們正在做下水道，一天陳司令要參觀下水道，我們坐車到雙洞門參觀下水道，他建議把下水道做深些，巷戰時可以讓士兵在裏面走。打戰時，百姓都走了，沒人用下水道，所以是乾的，可以在裏面走。我把陳司令的建議告訴弟弟，他說：「照陳司令的建議去做。」

參觀沿江、沿河馬路的工程，我找機會帶陳司令去看，說明給他聽，他說：「偉大，偉大，比南京的都做得好。」又到模範區看下水道，家家都有衛生設備，新式廁所，陳司令看了很滿意。約定，次日參觀張公堤。

次晨八點，我到司令部和陳司令坐車，由戴家山上張公堤，先到太古看漢口第一次淹水堤缺口處。陳司令問：「第一次堤破你怎麼不搶？」

我報告工務局長陳克明要補修加強。陳局長報告劉文島市長，劉市長問：「堤歸誰管？」陳局長說：「歸江漢堤工局管。」劉市長說：「既然不歸我們管，就不要修了。」我看堤不修會淹水，

我私自去江漢堤工局，相談之下，江漢堤工局既無錢，又無人，只好作罷。陳司令問：「這回怎麼沒淹？」我說：「這次我事先有準備，不管堤屬中央或地方通通加以補修，所以才沒有淹水。」

姑娘樹還有一部分工人留守在那兒，其他的都回工作崗位。我說：「新堤比老堤高三公尺，是在夜晚二十萬人花六小時用麻袋堆積而成的。」

用二千名受過訓練的工程隊員指揮二十萬民衆，對水作戰成功。」

回漢口途中經過博學書院（在張公堤外）淹了半截，那一帶的農村也被水淹毀了，堤內完好無缺，堤外則殘破不堪。

陳司令巡視武漢三鎮礮堡時，我對他說：「初到漢口，漢口有土匪綁票，在輪渡上遇見前警備司令葉蓬，我看他很煩惱，建議他在武漢三鎮外圍做礮堡。葉司令接納我的建議，委我爲警備司令顧問，繪圖後立刻興工，不到三個月就做好了，凡是出入的人都要檢查，抓到好幾個土匪都槍斃了，現在武漢三鎮已經沒有綁票的案件了。蔣委員長親自看過礮堡，委派我爲行營技正，管工程的事情。」

我陪同陳司令在漢口市區看了兩個礮堡和子堡，又到博學書院路口去看，那時正有警備司令部的兵檢查出入的百姓。母堡在市區邊上，子堡在堤上，我們兩人站在堤上仔細的看了看，他說：「我還沒看過這麼好的礮堡。」礮堡外面的溝有刺鐵絲作防禦，有一座小橋可以進入礮堡，礮堡外面有廚房、廁所，裏面分三層：一、最下層作講堂。二、第二層辦公。三、第三層住兵。

最頂層是平台，可以瞭望，陳司令和我一層一層地看。我說：

「從前的兵住在廟宇、祠堂，或百姓的家，現在軍民分居，都住在礮堡。」

陳司令說：「這是對的，各地都應該建礮堡，軍民分開。」

兄弟互慶搶險成功

搶險半個月後，天氣一直很晴朗我每天騎馬或坐車巡視全市的堤防，看見各處的工人都在努力補修堤防，水勢也一直在退，我看了很高興，漢口沒有危險了，我在姑嫂樹堤上打電話給市長，告訴他：「危險期已過了。你可以安心當市長了，今晚我在你家吃晚飯，你有別的宴會沒有？」他說：「沒有。」我說：「我叫你嫂子一起來，叫大師傅做點好菜，慶祝這回戰勝了大水。」

席間，弟弟說：「幸好這次我們戰勝大水，否則我要和劉文島一樣被沖垮了。」我說：「我也要被沖走，因為我也是負責人之一，這次漢口第二次洪水氾濫，你用你的學問供給金錢，養活兩千工人，我得以用這兩千工人，帶領市民搶險。幸而劉文島當市長，陳克明當工務局長，你當財政局長，我當參事，取消包工制，消除層層剝削，唯利是圖的營造廠，這回用二千基本工人指



本文作者吳國柄博士早年在漢口騎馬巡察堤防工程施
工時留影。

揮二十萬人搶險，在幾小時內使漢口轉危為安，這是一種很有意義的事。我們應該特別感謝蔣委員長派你當市長，讓我們有機會為地方服務。」吃完飯，弟弟不跳舞，我和內人到漢口球場舞廳，內人跳了一會因家裏有事就回去了，剩我和R兩人跳舞過了一個愉快的夜晚。

有天晚上，要回家到停車場找我的汽車，漢口怡和洋行經理英國人杜伯瑞和我一起回家。他說：「你的車子太舊了，跟他們的車子擺一起太難看了。」我說：「這汽車是我的，但汽油是公家的，用來看工程用，在公務員來說是很好的。」杜說：「你的人漂亮，事業很好，再買一部算了。」次日，我就花四千塊買了一部（道吉）轎車。

有一天，我的司機老金來告訴我：「有人在何主席面前講你的新汽車比他坐的還講究，而且常和不同的人在一起。主任，你是我的飯碗，你要留神，不要把我的飯碗搞掉了，所以我告訴你。」因此，我對行動特別小心，除了看工程外，都在中山公園的公事房看市政府的公事、畫圖。以前，我常到黑貓、萬國、明星三個跳舞場去，後來都不去了，但漢口球場常去，在那吃飯和R跳舞，另外西商俱樂部，杜伯瑞幫我成立專戶，每個月算一次帳，我有了新車，就常帶R到西商俱樂部吃飯，R在俱樂部看外國人對我很尊重，覺得臉上有光，

對我特別的好。有天天氣很好，兩人到西商跑馬場騎馬，看我騎馬的姿勢很好，她（R）也要騎馬。西商跑馬場有馬褲，不要錢只要換上就可以，因此，她常和我一起騎馬，我們常在西商跑馬場進進出出，有個警察說：「自我當警察以來，還沒看過外國人對中國人那麼客氣。」這警察可能和市政府有聯絡，作情報，一天，有位陌生人到我家裏來訪問。看我家有馬、有汽車、有女秘書、有西餐、中餐的大師傅，又和西商跑馬場的人有來往，認為我一定要用很多錢，以為我貪污，因為弟弟是市長，我一定狐假虎威在地方上亂搞，不然怎會過這種豪華的生活，於是把我的生活情形報告到蔣委員長那兒去了。不久中央機關派人來調查，我的司機老金有一天告訴我：「這些人我們不認得，不是漢口人，不知是那來的時常跟著你，你可要留神，他們在打聽你的一切情形。」這時，我在漢口很受人注意。我也戒慎恐懼，第一怕日本人看到漢口建設太好，嫉妬我們，趁機毀我。第二、怕一些長官毀我和弟弟，說我們貪污。第三、怕反對中央的人，反對建設，要把我們趕走。

因此，我這時的行動，非常小心，不再參加各種活動。市政會議不出席，市政府工程處要蓋章的，我不蓋章，不負金錢的責任。

有一天，湖北省政府張羣主席對我說：「買上海漆布黑板，據商店老板說你很好不拿回扣。」這時，我心裏才恍然大悟，知道一定是政府會派人調查過我的行為和生活情況，不然他怎麼會說這種話。

我的家庭生活景况

我自從民國十五年元月在北京結婚以後，一直想法應用我在土木、機械、電氣、商務等方面所曾學到的知識。離開唐山，到湖北。在漢口得到工作機會，就在此定居下來。

在漢口的前一、兩年作的是研究、設計、繪圖、測量等工作。

內人是北平女子師範學校的學生，學中文，濫良賢淑對我的事業幫助甚大，對我的私生活不加任何干涉，因她個子較矮，兩人在一起跳舞也不起勁，我到黑貓、明星舞場跳舞大都是中國舞女伴舞，這些舞女不會跳舞，只能說會走路，所以我到萬國和漢口球場的舞場，找俄國舞女共舞，跳舞的費用很高，一份公務員的薪水，不夠跳舞費。好在我另有幾個兼差，可以維持我在歐洲過夜生活的習慣。後來和漢口球場的俄國小姐有了感情以後，在漢口球場吃喝、跳舞都免費，R和她父親以和我相識為榮，我以漢口球場為樂，白天工作後，到那吃飯、跳舞太舒服了。

我回到家裡大部分的時間都是看工程的書，那時我已有了兩個小孩，每個小孩有個奶媽，佣人金媽很能幹，年紀比我們稍大些，她是南京人，是個寡婦，她故世的丈夫金先生是黃陂縣人，她家裏有位金永炎先生和我父親是日本土官的同學，是黎元洪面前的四大金剛之一，當過陸軍部次長。因為這層關係我們特別尊重金媽，不把她當外人。她有個兒子金華德十歲時隨金媽一起到我們家來。

我的住宅原是天主堂神父的房子，二層的樓房，樓上、樓下各三間，有很大的院子，因內人懷孕，一切家務由金媽管理。我們住樓上，佣人住樓下的傭人房，人很多，所以都不曉得他們做些什么事，金媽天天上來報告，拿菜錢、工錢成了管家，內人只要有事和金媽一說就行了，無形之中，內人在家中的工作也減輕了許多。

我們住的是英國租界特三區，警備司令葉蓬住在我們隔壁。特三區管理局長郭泰禎和我們住的也很近，葉太太和郭太太都是舊式女子，打牌能手。因為住的很近，請客時互相認識就打牌。原來我們家都不打牌，自認識葉家、郭家後，省主席夏斗寅的太太也是打牌能手，這些關太太常到我家吃飯、打牌，我反對打牌，常因打牌的事和內人吵架。這時武昌警察局長蔡孟堅的太太年輕美麗很受人敬重，我請她邀約太太們到公園游泳、騎馬、划船，不讓她們打牌，以免因打牌的關係弄得家庭不和。

那時，我正進行「道路工程」的寫作，收集中外資料從事編著工作。

我著手編著道路工程學一書時，承工程隊的榮子舖介紹了一位樂紀珍小姐（江蘇人，長的很漂亮），樂小姐作我的女秘書，要我到她姑媽家寫，姑媽家在特二區，家裏很有錢。那時，女孩子寫作的很少，要請個女秘書並不容易，軍閥子女沒讀書，工商界的子女都早嫁。我看她寫不下去，就沒去了。

金媽知道我要找女秘書，告訴我金八小姐金華憲能抄寫。「不知她願不願意？」我說：「試

試看」，老金開車送金媽到趙福靈家找八小姐，八小姐願意幫我抄寫，內人同意她住在我們家書房，暑假內人攜帶四個小孩和金媽他們到廬山度假，家裏只剩我和八小姐二人，金七小姐金華萍（趙太太）有時也到我家裏吃飯。

金小姐寫得很好，我得到她的協助，盡全力寫「道路工程學」這本書，中國一切落後的原故是交通不方便，許多人都誇讚外國好，但不作研究著述工作，那時大學的工科竟沒有道路工程的書，因此我決心把漢口實際的施工方法和使用材料都一一列入我編著的書本之中，因為生活安定，精神愉快，每天天一亮就開始寫作，九點鐘吃早餐，金小姐開始替我整理稿子，金七小姐的先生趙福靈出差，她又搬到我家住，家裏有車、有馬，她們姐妹倆一面替我抄寫文稿，一面又抽暇到公園遊玩，和我相處得非常愉快。

全書文稿完成後，送到牯嶺，請內人修改文字後寄回來，再送到上海商務印書館，商務印書館審查通過後，立刻出版，並呈送教育部，作為職業學校的教本，銷行很不錯。（台灣的林園大道和早期的道路工程都會參照拙著道路工程施工，深自慶幸。）

訂閱中外雜誌及購買台訂本請將書款交存附近郵局劃撥一四〇四四帳戶，或寄郵票交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七號之二或撥電話七〇七二四八〇，即可收到書刊。